

# 大众文化视角下的《哪吒之魔童闹海》

钟元媛

广西艺术学院，广西壮族自治区，530020；

**摘要：**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基于传统文化改编的国产动画电影逐渐崛起，成为影视市场中的一股新兴力量。这些作品不仅传承了中华文化的精髓，还通过现代技术和创新的故事叙述方式，吸引了大量观众的目光。其中，《哪吒之魔童降世》（以下简称《哪吒2》）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该片凭借其超过百亿的票房成绩，不仅证明了影片在制作水平、故事叙述和视觉效果上的卓越品质，更彰显了其广泛的受众基础和老少皆宜的魅力。本文旨在从大众文化视角出发，深入探讨观众对《哪吒2》中反叛元素的接受与批判。

**关键词：**大众文化；哪吒之魔童闹海；解读

**DOI：**10.69979/3041-0673.25.12.046

近年来，中国动画电影的崛起已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现象。《哪吒之魔童降世》（以下简称《哪吒2》）以其现象级的票房表现和广泛的社会讨论。其背后折射的阶层矛盾、权力批判与个体觉醒，为探讨大众文化的生产与接受机制提供了丰富的文本依据。本文以《哪吒2》为核心研究对象，从大众文化视角出发，探讨以下问题：影片如何通过反叛叙事引发观众的共鸣与批判？导演的个人经历与社会背景如何影响其创作取向？观众在对抗式解读中如何重构影片的意义？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理解《哪吒2》作为文化现象的成功逻辑，也为反思大众文化在商业性与艺术性、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平衡提供了启示。下文将结合文本分析、理论阐释与受众反馈，逐步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 1 大众文化

从利维斯所倡导的精英主义文化视角到伯明翰学派中心所标榜的文化观念，这一转变不仅标志着文化研究的重心从精英阶层向普通大众的转移，也预示着文化理解与表达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大众文化的范围变得异常多元且充满活力。它不仅包括了流行音乐、电影、电视、广告、网络文化等显而易见的流行元素，还涵盖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实践，如街头艺术、亚文化、粉丝文化、日常消费习惯等。大众文化不再被视为低俗、肤浅的代名词，而是被视为一个充满创造力、批判性和变革潜力的领域，是普通民众表达自我、争取权利、塑造社会认同的重要途径。本文主要从费斯克的观点出发，认为大众文化是大众在文化工业的产品和日常生活的交接面上产生的，是大众自己创造的，它产生于大众内部和底层，而不是上方，即肯定大众的主

动性。在解码的过程中，主动权掌握在大众的手中。从大众的对抗式解读、妥协式解读以及优先式解读中探讨《哪吒2》中反叛元素，可以更大程度的了解大众对于社会关系的理解。

## 2 《哪吒2》反叛意识的共鸣

从2015年点燃复兴之火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到如今破百亿票房的《哪吒2》，国产动画电影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现代性改编，加上精妙绝伦的视觉效果，深受大众喜爱。哪吒在佛教最早的文字记载中是一位深受大众欢迎的正义战神，一出生就让天地间的一切天众神佛及百姓为之欢颂。后在诸多小说中都有提及，较出名的有《封神演义》《西游记》等，1979年作为主角改编为动画《哪吒闹海》其人物形象以及故事梗概都有比较清晰的雏形。在这一全新版本中，创作团队对众多人物的形象进行了深度的重构与创新，赋予了他们更加鲜明且富有层次感的性格特征。故事情节相较于以往版本也有了较大的变动，不仅增添了新的转折与高潮，还巧妙地融入了更为复杂多变的情感纠葛与思想碰撞。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无量仙翁与哪吒等角色之间形成的对立关系，被巧妙地设计为精英阶层与广大民众之间矛盾冲突的隐喻。

无量仙翁，作为高高在上、掌握着强大力量的仙界精英，其行事作风与价值观念往往与世俗民众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而哪吒这位勇于挑战权威的少年英雄，则成为了民众心声与渴望自由的象征。他们之间的对立，不仅仅是个人恩怨的纠葛，更是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世界观与生活态度的碰撞，一方强调秩序、规则与等级制度，另一方则呼唤平等、正义与个性解放。这种反叛意

识的巧妙融入，不仅为故事增添了浓厚的时代色彩与深刻的社会寓意，更在观众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共鸣。

### 3 导演个人经历对创作的影响

杨宇出生于四线城市普通家庭，毕业于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后自学动画，其作品《打，打个大西瓜》在第26届柏林国际短片电影节成为中国区唯一获奖短片。这种从“小镇”通过努力进入顶级学府的经历，与伯明翰学派学者费斯克、霍尔等人的成长轨迹相似——他们都在大众文化背景下接受精英教育，进而对文化本质产生深刻反思：文化究竟属于少数精英还是全体大众？大众文化是否必然逊色于精英文化？大众是不是只能被动地接受精英的领导？这些思考在杨宇的创作中得到鲜明体现。

首先，影片成功实现了雅俗共赏的艺术追求。杨宇以大众视角构建叙事，既保持通俗易懂的特质，又蕴含深刻内涵。作品通过巧妙的情节设计和幽默元素，让不同年龄层观众都能获得审美愉悦：儿童享受欢乐故事，成年人品味深层寓意。精良的视觉呈现更打破了受众界限，宏大场景与细腻刻画相得益彰，既满足年轻观众对视觉奇观的期待，也为年长观众提供审美享受。

其次，影片生动呈现了文化阶层的冲突与和解。杨宇自身的跨界经历使其敏锐捕捉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张力。影片中，无量天尊代表固化的精英阶层，申公豹象征被边缘化的大众群体，而哪吒“是仙是魔我自己说了算”的宣言，则打破了二元对立的刻板认知。这种角色塑造既反映了大众对文化话语权的诉求，也展现了消解文化等级的可能性。通过魔童身份与正道礼遇的矛盾设定，作品成功解构了精英文化的权威性，彰显出大众文化的创造活力。

### 4 剧情的反叛元素

影片以天庭与龙族的对立为核心，展现仙界对妖族的压迫。哪吒作为魔童，既不被世俗接纳，也不愿屈从体制。重生后，他识破天庭的虚伪霸权，与敖丙联手对抗无量仙翁的阴谋，挑战根深蒂固的阶级歧视。这种反抗不仅是对个人命运的掌控，更是对不公秩序的抗争。在精英主义盛行的文化氛围中，大众文化常常被置于一个相对弱势、低级的地位，被视为不入流的存在。精英阶层往往以自己的审美标准和价值观念来评判和界定文化的高低贵贱，将大众文化排除在主流文化圈之外，甚至对其加以贬低和忽视。这种文化上的偏见与歧视，不仅限制了大众文化的自由发展，也加剧了社会阶层之

间的隔阂与对立。然而，随着市民社会的不断兴起和壮大，大众的力量逐渐汇聚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展现出了强大的影响力和创造力，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这种被长期压抑的状态下，大众对于自身权益的诉求和对于文化平等的渴望愈发强烈，其反抗意识也随之觉醒。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部电影对上层阶级的批判与揭露，恰好契合了大众内心深处的心理需求。它以一种直观而深刻的方式，展现了上层阶级在权力、财富和地位上的种种不公与腐败，揭示了他们如何利用手中的资源和影响力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置广大民众的利益于不顾。这种批判不仅触动了大众的敏感神经，也激发了他们对于社会公正和平等的追求。

### 5 理性思考下的大众解读

在迎合大众口味的过程中，大众并不是不加思考地接受导演赋予的价值观，而是在对抗式解读中，对该电影的细节和价值观进行深度的推敲。

#### 5.1 低级趣味的展现

在《哪吒2》中，导演为了增添影片的趣味性和丰富度，巧妙地融入了一些诙谐幽默的细节。然而，这些设计在某些观众眼中却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非但没有带来预期中的欢笑，反而引发了不适与不满。

举例来说，影片中有一段情节描述了太乙真人为哪吒重塑肉身的场景，这本应是充满神圣与庄严的时刻。但导演在此处加入了许多不卫生动作，这一细节处理得略显突兀，与整体氛围格格不入，让部分观众感到不悦。这种设计似乎是为了制造笑点，却未能准确把握幽默与不恰当的界限，从而产生了负面的观感。再者，哪吒在仙府中的行为也被导演赋予了诙谐色彩。影片中，哪吒在仙府内随地大小便，这一行为不仅违背了基本的道德常识，也与哪吒作为英雄人物的正面形象大相径庭。这样的情节设计，虽然意图在于展现哪吒的顽皮与不羁，但实际效果却是让观众感到尴尬与不适。在影片的打斗场景中，导演还安排了一段哪吒在打架时喝呕吐物的情节。这一细节无疑是为了制造荒诞与滑稽的效果，但显然过于极端，超出了许多观众的接受范围。它不仅没有带来预期的幽默感，反而让观众对影片的品质产生了质疑。

综上所述，《哪吒2》中导演加入的这些诙谐细节，虽然初衷是为了增添影片的趣味性与多样性，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未能准确把握尺度，导致部分观众产生了

不好的观感。这不仅影响了影片的整体口碑，也提醒了创作者在未来的作品中需要更加审慎地处理幽默与低俗之间的界限。

## 5.2 与传统价值观的相悖

在这部影片中，哪吒这一角色的个人主义色彩表现得尤为浓厚，其身上所散发出的强烈个人英雄主义气息几乎贯穿了整个叙事脉络。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价值观中，集体利益往往被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强调的是一种大局为重、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境界。然而，影片中的哪吒却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当哪吒得知钱塘江的百姓遭受不幸时，他的反应并不像传统英雄那样立刻涌起对苍生的深切同情与拯救苍生于水火的责任感，而是在得知父母被害的消息时，内心的愤怒与悲痛被瞬间点燃。在这一刻，他几乎将所有的注意力与情感都倾注在了为父母报仇这一私人事务之上，钱塘江百姓的安危似乎暂时从他的视野中淡出了。这种近乎偏执的个人复仇欲望，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忧国忧民情怀、家国一体意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传统文化中，真正的英雄应当胸怀天下，以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安危为己任，个人的喜怒哀乐需服从于更高远的理想与追求。而影片中的哪吒，至少在某一阶段，显得更为关注个人的情感体验与复仇欲望，他的行为逻辑和情感走向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传统英雄主义所倡导的轨道，呈现出一种更为复杂、多元且富有现代性的个人主义特征。

## 6 小结

本片的剧作颠覆是让哪吒的反抗从“弑父”走向“弑神”，从对抗个体权威转向挑战整个权力结构的虚伪性。他反抗的不再是某个具体的敌人，而是整个社会默认为“游戏规则”，那些根深蒂固的、以规训为目的的旧秩序，那些披着“天地有序”外衣的阴谋与谎言。这种反抗的进化，与当下年轻人的生存境遇形成强烈共振。哪吒不再仅仅是神话中的英雄，而是化身为一面旗帜，映照出当代青年在精神困局中的挣扎与突围——真正的反叛从不是对抗某个具体的存在，而是敢于质疑那些被奉为真理的“天道”。本部影片在细节刻画与价值观呈现的处理上，确实引发了不少观众的质疑与深思。这些质疑不仅聚焦于影片的具体情节安排、角色塑造的合理性，更深层地触及到了影片所传递的核心价值观是否与社会主流认知相契合，以及其在文化导向上的正

面意义。这一现象深刻地启示着每一位影视创作者：在当下这个信息爆炸、观众审美水平日益提升的时代背景下，大众并非如以往某些刻板印象中所认为的那样被动接受信息，相反，他们已经具备了相当程度的理性思考与独立判断能力。面对这样一群日益成熟且要求更高的观众群体，创作者们必须意识到，单纯追求票房或点击率，一味迎合低俗趣味或市场短期热点，虽可能在短期内获得经济效益，但从长远来看，无疑会削弱作品的艺术生命力与社会影响力。因此，创作者们应当致力于在迎合大众口味与坚守艺术追求、社会责任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这意味着，在创作过程中不仅要注重故事的吸引力、角色的鲜活度以及视觉效果的震撼力，更要深入挖掘作品背后的文化内涵与社会意义，力求创作出既能够触动人心、广为流传，又立意深远、引人深思的优秀作品。这样的作品，不仅能够满足观众的情感需求与审美期待，更能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公众的文化素养，促进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

## 参考文献

- [1] 刘怡静. 大众的反叛——费斯克的大众文化释读[J]. 艺术广角, 2009, (01): 81-82.
- [2] 支娜. 从哪吒闹海到魔童拆家——《哪吒之魔童降世》是退步还是立新?[J]. 艺术评论, 2019, (09): 147-154. DOI: 10.16364/j.cnki.cn11-4907/j.2019.09.028.
- [3] 李岩, 纪盈如. 网络文本的“生产者式”解读——基于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研究视角[J]. 当代传播, 2013, (05): 22-25.
- [4] 陈旭光. 大众、大众文化与电影的“大众文化化”——当下中国电影生态的“大众文化”视角审视[J]. 艺术百家, 2013, 29(03): 35-40.
- [5] 潘路路. 从传统民族文本到现代影像改编——《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时代创新[J]. 中国文艺评论, 2019, (09): 107-115. DOI: 10.19324/j.cnki.zgwyp1.2019.09.013.
- [6] 张汝伦. 论大众文化[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4, (03): 16-22.

作者简介：钟元媛（1999.02），女，汉，四川省自贡市，硕士在读，研究方向：跨文化传播。